

文選李善注

冊七

白雲山志

卷一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

世異術

左氏傳楚芊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

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爲

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刻五等制立郡縣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

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楊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

曠廣雅曰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

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並建五長所以弘

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賈逵國語

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

盤石之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長又有以見綏

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凡耕之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爲人不如厚

己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安

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

利矣孤必與焉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

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

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

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

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

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利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

思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遠禮鄭玄曰大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

言王諸侯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

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曰先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

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

能擅一時之勢也孟子曰彼一時也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

家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

也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和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恢恢疎而不

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綱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四體亦喻諸侯

萬目皆張廣雅曰相通也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以垂業也論語子

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三代所以垂業也論語子

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以垂業也論語子

文卷五十四 一一中華書局聚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
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
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愿法期於必凉明道有時而
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閭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凉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閭以諭
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

渾罕曰君子作法於凉其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

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
殺曼伯宋蕭亮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杜預曰折侵弱之豐邁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邁自

折其本也患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

曰豐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

桀紂幽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

王也京賦曰七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曰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

雄並爭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即殷鑒也

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
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

所損益可知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

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

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

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不知此之謂土崩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始靈臺吳

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非謂侯伯無可

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

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燕諸侯釋位以闕王政及承微積弊王室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

遂卑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各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各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

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

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鞅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懲周之失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

力滅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

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
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
縱尋斧也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
未嘗不怡史記范

雖曰主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毛詩

憂臣辱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毛詩

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
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

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為痛也周
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龔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國乏令

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乏令主楊雄連珠曰古然片言勤

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一朝振矜遠國先

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故彊

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

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維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

下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

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斬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

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

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摹

踰溢尚書曰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

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創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

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

七子衢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

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

曰景帝卽位朝錯說上令創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祖夷於黥

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

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爲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

機以爲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

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爲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創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爲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

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上矯枉過其正已見文周易曰利用

建侯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

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

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

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

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是以五侯作威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

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

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

曰卿士有一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

之不修寇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

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在周之衰

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

惠王即位取蔣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蔣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

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
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
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
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於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
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
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
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
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譌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類叔桃子
賓起也王命論曰閻于天位爾雅曰千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
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

爾于天

鉦征

鑿震於閼宇鋒鏑流乎絳闕

傳玄正都賦曰巍巍絳闕

然禍止畿甸

害不覃及

毛詩曰覃及鬼方

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待亂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

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
見號叔曰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
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
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豈若二

漢階闔蹙擾而四海已沸

謂王莽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

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

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薳啓疆曰孤然周以之存漢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頗曰齊侯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

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蓋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故烈士

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

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今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漢書

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馥等到官

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爲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哲將納之子干歸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師旅無先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

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

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爲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

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昏主暴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

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

前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

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

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

職述其職者職述其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何則其不治又用諸淫昏之鬼

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鬻官之

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

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為己郡縣之長為

利圖物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及進取奔競

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修己安民良士之

所希及修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夫進取之

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

所不憚

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

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

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

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

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

曰嬰

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為上無

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

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

厚薄

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

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

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

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八代謂五帝

入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秦漢之典殆可

以一言蔽矣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

并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標辯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孝標植根溜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

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第辰謂輅曰大將軍

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

四十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

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

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鄭玄禮記注曰

致之言至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

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豈曰者卜

祝之流乎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

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

之報施何其寡與

史記曰司馬遷曰天史記曰司馬遷曰天

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饗而

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

日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閑葛

紛綸莫知其辯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

得爲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夭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裝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仲任

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

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至於鷙冠鸞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壽終此其大較者也余甚惑焉

高門則曰唯人所召

七略鷙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鷙爲冠故曰鷙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

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福

無門惟人所召

譏譏謹昨異端斯起

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譏譏謹昨裴松

之曰譏音奴交切謹音詡袁切昨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

其流而未詳其本

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

試言之曰

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通生萬物則謂

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無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之主王弼

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

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

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

其所以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

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爲事典引曰沈浮交錯

庶類

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

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

謂成其實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

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

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

不易

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

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

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受化而不易則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化而不易則